

色已成空

曼倩天涯 著



向过去奋力呼喊吧！

喂——那些被遗忘在记忆深处最真最美的时光，还在被你小心珍藏着吗？

唤醒所有人对爱情
最初的回忆

有关成长无关年龄

纪念轰轰烈烈到来却又悄然无声远去
一路成长且一路老去的我们的青春



很多幸运，拥有的时候，我们毫无知觉，以为理所当然，以为必然如此，而且永远如此。只有被生生割离之后，才会有一点点领悟。原来剥去命运所赠的华衣，我们都不过是浮在浩瀚天涯的时空之海中一个赤裸的灵魂，一无所有，一无所据。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
色已空

曼倩天涯
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色已成空 / 曼倩天涯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222-06059-3

I. 色… II. 曼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33540 号

色已成空

作 者: 曼倩天涯

责任编辑: 朱海涛 王绍来

特约监制: 李耀辉

策划编辑: 郑中莉

装帧设计: 熊琰工作室

出 版: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发 行: 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
邮政编码: 650034

网 址: <http://www.ynpph.com.cn>

E-mail: rmszbs@public.km.yn.cn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22

字 数: 36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书 号: ISBN 978-7-222-06059-3

定 价: 2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色已成空

- 第一回 绿杨影里惊初见 / 1
- 第二回 何妨随处一开颜 / 11
- 第三回 只是当时已惘然 / 21
- 第四回 芙蓉折罢带香还 / 37
- 第五回 莫将诗酒负韶华 / 57
- 第六回 领异标新二月花 / 73
- 第七回 向谁诉尽平生话 / 85
- 第八回 有佳人兮思无瑕 / 105
- 第九回 花到红时已成灰 / 121
- 第十回 还君明珠双泪垂 / 139

- 第十一回 夏日煮酒话青梅 / 155
- 第十二回 寄语东风著力吹 / 175
- 第十三回 蛙鸣四野稻花香 / 191
- 第十四回 野菌山果奉客尝 / 209
- 第十五回 明日山岳两茫茫 / 227
- 第十六回 欲将沉醉换悲凉 / 261
- 第十七回 此情无奈天吩咐 / 279
- 第十八回 雷霆奋起英雄怒 / 297
- 第十九回 遥遥金风逢玉露 / 305
- 第二十回 一阕骊歌长亭暮 / 325

第一回 绿杨影里惊初见

那是一种几乎让人嫉妒的无法打扰的专注，仿佛她自有自己的世界，并且在那个世界里享有美妙的生活，只是迫不得已的时候，才出来一会儿，敷衍这个世界的人和事。

初三开学那一天，恰好是林之若十四岁的生日。

林之若缓缓走进校门。九月的骄阳，仍然毒热，她却穿了一件长袖的棉衬衫，外面又罩了一件薄外套。出门的时候，妈妈一再让她换一件短袖衫，却被她沉默而固执地拒绝了。妈妈无可奈何，嗔道：“这孩子，怎么这么古怪！”

林之若微微苦笑，为着那个说不出口的理由。

十四岁，是一个多么尴尬的年龄。一个暑假过去，胸脯就微微地鼓了起来，硬硬的似是肿块，一碰就酸痛。为了掩盖身体的这份异样，整个夏天，她都把自己裹在肥大的棉布衬衣里，躲在家里，反复读着爸爸书架上的陈列品，尽管那些都是让人望而却步的砖头一样的哲学和历史著作。

第一天开学，一切都乱糟糟的。学校的传统，每一学期开学，都要把原来的班级打乱重分，然后由老师们拈阄选择，以示公平。新的班级配置在开学的时候，用大红纸贴在教务处门口。林之若挤得满头大汗，终于在四班的红榜上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，顺便瞄了一眼教师配置，记住了班主任的名字，便径直来到四班的教室。

大部分同学已经到了，原本熟悉的在说笑打闹，不认识的则在彼此作介绍。林之若刚找个空位坐下，就有人扯她的衣角。转过头来，见是原来同班的唐馨，被熟识

的朋友唤作“唐心儿”的，喜笑颜开地说：“我知道和你分一个班，特意给你占了个座位——你怎么才来，都等了你半天了。”

林之若笑了笑，起身坐到唐馨的身边，刚说了个“我”字，唐馨就凑到她耳边，打断她道：“你知道不？今年我惨了。我老妈居然抽到了咱们班，幸亏没当班主任，不然我这个紧箍咒可是戴定了。”

唐馨的母亲是本校的语文老师，其人是出了名的和蔼可亲，只是对唐馨管教甚严。唐馨虽然外表乖巧柔顺，但是在这个急于长大和独立的年纪，最怕的就是被家长当小孩子管教，要是当着同龄人的面，被妈妈教训几句，非得尴尬到地底下去不可。林之若看着她刚才还万里晴空，霎时间愁云密布的小脸，几乎失笑，拍拍她的手，安慰她说：“大不了以后你的小说，都放在我桌子里。有我给你打掩护，不会让你栽在你妈妈手里的，放心吧。”

唐馨闻言大喜，身子贴过来，搂着林之若的脖子：“之若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”

林之若的胳膊蹭到唐馨的胸脯，软软的一团，不由得身子一震，轻轻推开唐馨：“别闹了，你看，班主任来了。”

班主任徐文昌果然大步走了进来，班里立刻安静了下来。他个子高高瘦瘦，三十多岁，声音低沉而威严，先是按名册点了一下名，公布了卫生小组以及值日规则，又例行发表了一通简短的训话。

林之若低着头，老师说什么全然没有听进去，只是用眼角的余光，端详着身边的唐馨。以前竟然没有注意，唐馨已经发育得曲线玲珑，俨然有少女的窈窕之姿。配上玲珑秀气的脸庞，竟然是一个美女呢。自己碰到她的胸口，她似乎全不在意的样子。难道她不痛吗？

林之若一向安静内向，既无姐妹，也无挚友。看到别的女孩子相互之间咬耳朵说悄悄话，只有羡慕的份儿。就算唐馨，因为性子活泼，和她熟一些，但也不算上亲密。这次唐馨落了单，原来的密友都分到了别的班级，才无形中对林之若热络起来。唐馨天性容易和身边的人接近，这样的行为在她是自然而然的，因而对由此而来的两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，浑然不觉。但是林之若一向孤单，却因此而心里一热，又

掺杂了对唐馨身体发育的好奇，只觉得心思纷乱，有点神不守舍。直到唐馨一把把她拉起，才惊觉同学们正在纷纷行动，原来是要大扫除。

林之若和唐馨抬着一桶水，经过操场旁的小树林。唐馨拉着林之若，非要进去凉快一会儿。林之若在前，闻言扭过头来嗤笑她：“你还真会偷懒。”话音未落，只觉得一股大力撞来，恰好碰到胸部，一阵钻心的疼痛。林之若一个踉跄，连人带桶倒在地上，水洒了一身，勉强挣扎着起来，仍然痛得弯着腰，却见唐馨赶上来一手扶着自己，一手指着一个男生，正在斥责：“你走路不长眼睛吗？老师让你们大扫除，不是让你们玩。撞伤了人，你负责啊？”

那个男生个子高出唐馨一头不止，此刻却低着头，一只脚在地上画来画去，一声不发。后面本来追逐他的几个男同学，这时候都止步不前，远远观望。

林之若强忍着胸前持续传来的酸痛，低声抚慰唐馨：“唐馨，算了。我没事。”

唐馨余怒未消：“你没事是他幸运。怎么，连道歉也不会说一声啊？”

那男生这才略略抬起头来，满面红晕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对不起，真是对不起。”

此时疼痛略停，林之若直起身子，向那男生望去，竟然呆住了。唐馨已经算是一个美人，但站在那男生旁边，竟然如草花与牡丹比艳，萤火同明月争辉。她一时忘了言语，心中来来去去只有前些天看的洛神赋里的两句话：“皎若太阳升朝霞，灼若芙蕖出渌波”。原来那样美的文字，并非只是诗人的夸张铺比。

唐馨也是怔了一怔，想不到这个鲁莽撞人的男生，竟然生得宛如女孩一样秀丽温雅，原本冲口欲出的责难，竟然噎在喉中。她定一定神，恼恨自己一时的失态，连忙用更加嚣张的口气说：“哼，光对不起就行了？之若被你撞伤了，不能干活，还有三桶水要抬，都归你了。”虽然竭力掩饰，但是自己分明感到那份色厉内荏。

唐馨一向对男生不假颜色，却在这个人面前心软，想来想去，不禁迁怒于面前的肇事者，又狠狠瞪了他一眼。感觉到林之若拉着自己的手摇了摇，生怕她为那个男生开脱，握着她的手用力捏了一下。

男孩听到了具体的惩罚措施，如释重负，上前拎起水桶，如飞跑开。他的那群伙伴迎住了他，低声说了什么，又忽然大声哄笑开来。

林之若觉得这样惩罚对方并不妥当。她本来是一个坚定果断，坚持原则的人，可是这一次，竟然任由唐馨处理，自己也觉得异样。是因为对唐馨新近生起的亲密感觉吗？还是太过震惊于那男生的美貌？

绿杨荫里，凉风吹拂，全无外面的酷热烦躁。林之若和唐馨并肩缓缓而行，听着她妙语如珠，巧笑嫣然，心中渐渐平静。

和大多数男孩子一样，孟繁星在一片天真混沌中升到了初三。学习上并不用功，但也没有特别荒疏。课下和男同学打打闹闹，追逐嬉戏，最近又喜欢上了篮球，和一群死党泡在篮球场上，时间似乎过得飞快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女生开始进入他的视野与生活。表面上那种男女老死不相往来的冰层虽然还在，在某种他尚不可解的无可抗拒的春风的吹拂下，底下渐渐融化的溪水，已经暗流汹涌。在他篮球场上的哥们中，至少有两个，已经半公开地和女生交往，虽然常常被其他的同学取笑，但他直觉地知道，那些讪笑的言辞下面，其实隐藏着好奇与羡慕。

男生们最喜欢谈论的，是给学校里的美女排名。四班似乎在这方面人才凋零，唯一一个上榜的女生是唐馨，却是语文老师的女儿。她虽然活泼爱笑，但从来不主动和男生说话。这份隐隐的傲气，让班里的男生对她又爱又恨，加上语文老师虎视眈眈，从没有人敢公开对她有所表示。孟繁星自己，在开学的第一天就因为偶然撞倒了她的好友林之若，而领教了她的厉害。

不过，行动上没有表示，不等于没有人想。孟繁星知道，上课的时候，很多男生的目光，都有意无意地流连在唐馨那个方向。而这其中，包括他自己在内。这或许是调节枯燥的学习生活唯一娱乐吧，谁知道呢。

他不知道自己是何时开始这份关注的。唐馨和林之若同桌，坐在中排最前面的位子。孟繁星在南排后面，望向黑板的时候，自然而然会看到唐馨翘着马尾巴的背影。连那个马尾巴都透着骄傲呢，他有时候苦笑着想。

日复一日，周而复始，一个学期就这样接近了尾声，老师开始大量布置习题。对

孟繁星而言,这是最枯燥的时候。听着老师的反复讲解叮咛,他的目光不知不觉地,又落到前排那一张桌子上了。

马尾巴一高一低,是在做笔记。唐馨不仅长得漂亮,学习也很认真,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称得上是才貌双全。他在心里吐了吐舌头,觉得这个形容词很好玩,但是又很贴切。而旁边,那个留着短短黑发的脑袋,却始终垂着,不知道是睡着了,还是又在偷偷看课外书。

孟繁星不禁微笑起来。经过这么多天的观察,他已经发现这个林之若,虽然成绩一向在全年级遥遥领先,却名不副实,并不是一个好学生。她似乎总也睡不够的样子。老师一讲课,她就在下面睡觉,短短的额发垂下来,恰好遮住眼睛。难得清醒的时候,又总是捧着一本课外书看。虽然外面有书皮的掩护,孟繁星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,是那种书店里租来的“大书”。书页已经被翻得松软发黄,和课本的挺括坚硬完全不同。这种移花接木的小伎俩,也就瞒瞒老师吧。他有点得意地想,我家里就是开书店的呢。

观察别人,一向是孟繁星一个隐秘的乐趣。他也很自负自己的眼光。比如说,大家都说唐馨和林之若这一对同桌,都同样的骄傲冷漠。开始时他也这样认为,但经过一学期的观察,他发觉唐馨并不像很多女孩那样,有一份忸怩的矜持。她其实只是面子薄,不知道如何面对男生罢了,仿佛一只可爱的兔子,不愿意让人家窥破自己的真面目,便装出老虎的样子。其实她很在乎男生对她的看法。有的时候,男生在她身后窃窃私语,她虽然做出专心于功课的样子,但僵硬的背部和颈部线条,还有迟迟没有翻过一页的课本,都显示出她在留心倾听。她和女生说话的时候,目光也常常从男生,包括自己,脸上一掠而过,似无意却有心。

相反,那个林之若,无论男生在她身边说什么,哪怕是她自己的名字屡屡出现,她也总是埋头于自己的阅读,根本就听而不闻,视而不见。那是一种几乎让人嫉妒的无法打扰的专注,仿佛她自有自己的世界,并且在那个世界里享有美妙的生活,只是迫不得已的时候,才出来一会儿,敷衍这个世界的人和事。

唐馨虽然不和男生交往,但是在女生中却朋友众多。而林之若的朋友却寥若晨

星,和她说得上话的几个,都是坐在她附近,性格活泼,不善于主动搭话的那种。不过,一旦开始了谈话,林之若还是很平易近人的,经常给身边的同学讲解习题。

老师布置完了习题,宣布放学。同学们纷纷收拾书本往外走。林之若的那本书已经翻到了邻近结尾。她似乎打算看完才走,无视于身边的骚动,依然专注于书本。孟繁星动了好奇心,走到她身边的时候,稍稍停了停,借着身高优势,想看清楚书名。恰好她刚刚翻过最后一页,露出扉页上“萍踪侠影录”几个大字。孟繁星并不特别热衷于武侠小说,只是跟着朋友们看过一些,这一本却没有见过,心想家里的书店一定是有的,倒要找来看看。此时林之若已经敏捷地把桌上的东西塞进书包,站了起来。孟繁星本来正要迈步,见此情景,下意识地停下来,待她走出去了,才紧跟在她身后,却见林之若头也不回地伸出右手,准确地抓住了他的左手。

孟繁星觉得脑袋轰的一声,仿佛就在耳边打了个炸雷般,意识都被炸成了碎片,混乱地浮在空中,身后的男同学已经哄笑出声。林之若也已发现了什么不对,条件反射般地缩回手,回过头来。本来平静了然的目光,仿佛突然着了火,连面颊都映得通红。唐馨笑得伏在座位上,被林之若隔着桌子捉住,连拉带拽地弄出去了。

孟繁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来的,直到出了教室,深冬的晚风一吹,才发觉自己的脸颊烫得厉害。几个死党一路上都不肯放过他,百般调侃,要他描述被林之若拉手时的感觉。他沉默不语,胸中仍然荡漾着那一道惊雷的余波。其实两个人手腕相触,只是一瞬间的事情,他太过震惊,根本就来不及感觉对方的手是大是小,是冷是热。

好在于林之若一向的表现,并没有人真的会认为两人之间有可能发生什么,那件小小的意外,似乎第二天就已经被人忘记了。林之若仍然一如既往地上课睡觉,下课看小说。寒假之后期末考试成绩发布,寄到每个同学家里的年级统一成绩单上,林之若三个字仍然醒目地列在第一位。

可是,看着成绩单的孟繁星叹了一口气,对于他而言,有些什么不一样了。本来假期是他最自由快乐的时候,可是现在无论是自己在家,还是和朋友们相约出去,他都少了一份悠闲,多了一点烦躁。仿佛有所期待,有所不满,可又不知道究竟期待

什么,不满什么。

因为是中考前最后一个假期了,妈妈一再督促他学习。见他坐不住板凳的样子,干脆把他揪到家里的书店,让他就坐在柜台后面的桌子前,在她的眼皮下学习。

孟繁星无奈地捧着头,看着面前的课本,忽然想起一句话“狗咬刺猬,无处下口”,忍不住哧的一声笑出来。

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:“阿姨,我要租一套《侠骨丹心》,就在这里看。”他讶然抬头,正好对上那双深黑的眸子。那人也明显诧异的样子,脱口而出:“孟繁星,你怎么会在这里?”

孟繁星微笑着指了指柜台后忙着拿书的身影:“那是我妈。”

林之若震惊的模样,让孟繁星第一次意识到,她是一个和自己同龄的,有血有肉的女孩,而不仅仅是在学校里,那个被考试和竞赛的重重光环笼罩着的,被老师宠爱被同学敬畏的,居高临下不可逼视的偶像。也许是因为在自己家里的缘故,他忽然有一种想要聊天的冲动,忍不住加了一句:“原来你知道我的名字,我还以为你从来都不理人呢?”

林之若诧异地问:“怎么这么说?”

孟繁星微笑:“咱班男生都这么说。上次劳动,你还把程辉和李凯弄混了呢。”

林之若脸微微红了一下:“实在是他们两个长得太像,又总在一起。我知道我不称职。不过老师任命了男女生各一个班长,我也不好意思多管男生的事情,所以对男生不是很熟悉。”

孟繁星心想,程辉和李凯一点都不像,只不过是两个人个子都很高,坐在最后排,离你较远罢了。然而,林之若这个毫无必要的解释,以及微微的尴尬,让他觉得很亲切,仿佛自己怎么想,对她很重要似的。他大度地放过了这个拙劣的借口,转移了话题:“你经常来看书吗?怎么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你?”

林之若仿佛松了一口气:“我本来经常在学校附近那家看的。不过那里大多是学习资料,闲书比较少,被我看得差不多了,所以来这里。”又踌躇了一下,“我没带押金,就在这里看,不知道方不方便?”

孟繁星微笑，向已经站在自己旁边的母亲道：“妈，这是我们班的同学，林之若。”

孟母惊讶：“就是成绩单上排第一的那个？哎呀，你进里面来看吧，随便坐就行。我们家小星，成绩要是有你一半就好了，我也不用这么操心。”又对孟繁星道，“你好好做功课，有什么不会的，正好问问林同学。”

孟繁星答应了一声，待母亲转过头去，冲林之若做了一个鬼脸。林之若笑意盈盈，自行拿了书，找了一个角落坐下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孟繁星忽然觉得这些天来浮躁的心突然安静下来，清明如外面碧蓝的天空，似乎心思都格外敏捷，做起题来格外得心应手。自然也有解不开的，却不好意思当真去问林之若，都放在一边，但并不影响心绪。

整个寒假，林之若每周总有几天，会来孟家的书店看书。她和原来一样，一旦拿起书来，就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，不可触摸，不可寻觅。然而只要她静静地坐在那里，孟繁星做功课就特别顺手，以前似乎不可理解的概念，现在也都渐渐有思路可循。

看见儿子的变化，孟母喜在心头，对林之若也愈发热情，几次三番不肯收她的租费。都被她温和但是坚决地拒绝了。

孟繁星有点奇怪，林之若始终不把书带回家看，未免太不寻常，也曾偷偷地想过，是不是为了自己呢？可是悄悄观察，她不沉浸在书里的时候，并没有那种少女若有若无的娇羞和欣喜，反而有一丝淡淡的忧郁。

这个谜，很久以后孟繁星才偶然解开。原来那个寒假，林之若父母在闹离婚。尴尬的少女，是为了避开家里的矛盾，而逃逸到书店这个世外桃源来的。然而他始终不知道，他本人在这个桃源里，扮演了怎样的角色。

第二回 何妨随处一开颜

冬日的阳光斜着投射在他的脸庞上，竟然透出一种无可抗拒的温馨润朗。一瞬间，那些苦苦逃避却附影随形的琐碎的悲哀，都在这一片温和明朗中蒸发，心情莫名地清澈轻松起来。

初三的冬天，是林之若生命中最灰暗的一段时光。父母之间的战争已经白热化，求一天不见硝烟也不可得。

林之若蜷缩着身子，躲在自己的房间里，留神听着客厅里的声音。母亲江蓝的声音越来越尖厉，话语也越来越刻薄，父亲林谦诚却一直没有说话。可是，林之若心里知道，他越不说话，妈妈就越愤怒，越难以自制。如果爸爸肯和妈妈狠狠吵上一架，也许反而好一些。对于江蓝来说，林谦诚无言的轻视和冷漠，只会让她更难控制自己，说出违背她本意的，狠毒决裂的话来。

不知道是不是旁观者清，林之若清清楚楚地看到，爸爸妈妈其实还很在乎对方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两个人越是要亲近，就越背道而驰。像大多数忙于事业，身心疲惫的中年男人一样，林谦诚希望从妻子那里，得到宁静和安逸。而江蓝自从自己下岗之后，疑心越来越重，要在小事上无理取闹，借以证明丈夫对自己的介意和关心。

其实，林之若在心里暗暗叹息了一声，妈妈要得回丈夫，只要温和微笑就可以；而爸爸要取悦妈妈，只要温言软语几句就可以。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他们是真的当局者迷，看不出来呢，还是明明知道，却不愿意放下身段去做呢？难道曾经相爱的两个